

一年一度秋风劲,改变了故乡的容颜,偶尔鸿雁列队飞翔,便感觉秋意浓酽。在我的故乡赤壁市随阳山区,那万亩竹林在阳光柔和的照耀下,依然绿得一片青葱。在村庄附近的田间地边,全是那一簇簇、一丛丛的野菊花。远远看去,像天空的繁星一样点缀在山野之间,金黄金黄的如同春天的油菜花,只是没有油菜花开得那么热烈罢了。

俗话说:近山识鸟音,我从小时候就在山里长大,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十分熟悉的,对这些野菊花当然不会陌生。我经常和一些小伙伴们跑到山边去采摘一些回来,放在鼻子上嗅闻了一下,顿时感到一股清香沁人心脾。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,一些城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来到山里照相,我们便去找了一些野菊花,攒在手里,在摄影师的引导下摆着各种造型。随着快门的“咔嚓”声,一张张人在丛中笑的动人画面就这样定格了。野菊花味道清香略带苦涩,但药性比较平实,它不仅具有清除湿毒解除毒素、疏散风热的功效,更有一种消肿止痛、解毒作用,是人们生活中常用的中药材和食材。因此,我们经常给家里采摘野菊花,父亲经常把野菊花放在簸箕里晒干,平时用来煲汤、炒菜等,或者家里有人上火了,就把它拿来泡茶,食疗的效果非常明显,深得山里人的青睐。

那时,每年的深秋菊黄季节,总是有一

## 山里野菊

## 分外香

■陈泉辛(赤壁)

些城里来的老中医带着学徒来到山里采药。他们一般吃住都在我家里,日子一长,我和他们渐渐地熟识起来了。每次进山采药,我都跟在他们身后。记得有一次,天刚刚蒙蒙亮,山里还弥漫着雾气,老中医和学生们为了采药,都起了个大早。父亲为了让我学习中医,增广见闻,也默许我跟着他们进山。一帮人扛着山锄,拎了几条打着补丁的麻布袋,口里喘着粗气,顶着萧瑟的秋风,踏着晨光和寒露,兴冲冲地走进了万籁俱寂的大山。

进山只有一袋烟功夫,便在大湾岭的山道边看见野菊花金黄的一片,那些缀满黄色花朵的修长的枝条,纷乱的垂落交叉着,有着一山野特有的“野味”。黄色的花朵,像身穿金黄色衣裳的小仙女,好看极了!每年到了深秋初冬的时节,百花都凋谢了,只有它还依然在山野里开得寂寞,开得那么美。其生命力像小草一样顽强,它傲然挺立,藐

视风霜。虽然没有牡丹花的天姿国色,也没有芍药的娇艳迷人,更没有野樱花的妩媚,但它那不择土壤,在任何贫瘠的山地都能够野蛮生长,面对风刀霜剑的不屈精神实在是令我喜爱。采药于家山,我不由得想起了陶渊明那句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: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

看到大片的野菊花,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它身边,开始任意地采摘。老中医见状,连忙阻止,告诉我说,野菊花药效在众菊花中是最为突出的,采摘野菊花时是有讲究的,最好是采摘花蕾和雏菊,因为花蕾是人药的上等佳品……我一边听老中医为我传授中草药知识,一边乐呵呵地把野菊花的花蕾儿,用力一拽放在麻袋了,心中别提有多么快乐了。

太阳已经从东方的山脊升起,阳光像野菊花一样大朵大朵地开放,我们一行人采摘了一麻袋的野菊花,挖了一些山里的知名的细辛、玉竹、黄芪等中药材,把几个麻袋按紧压实。看到这些劳动的果实,我们开心地笑了。老中医拿着锄头,和几个年轻人一起,挑着散发着草木香味的药材,颤颤巍巍地往山下赶……

故乡的野菊花,它永远是我记忆里面的一抹温暖的色彩,一丝丝的乡愁,芬芳着我的记忆。



国庆长假,我举家自驾,秋游阆中。仰慕阆中,是因为他悠久深厚的古文化。阆中古城距今二千三百多年。三国时期张飞据守。张飞遇害后,蜀国在此建庙筑墓,刘备追谥其为桓侯。阆中是全国著名的四大古城之一。城内老街交错,古巷纵横,九十多条街巷,大部份保护完好。许多古迹如状元坊、华光楼、贡院、张飞庙、白塔、清真寺、福音堂、杜家大院等,吸引无数国内外游客。杜甫在《阆歌》中留下了“阆州城南天下稀”的千古名句。

嫉妒阆中,是因为他得天独厚的地利人文。

阆中四面环山,三面临水。千里嘉陵江自北向东绕城而过,形成山、水、城相对相倚的天然景观。阆中不仅自然风光奇特,而且是古代天文气象中心,更是一座风水古城。这里人才荟萃,唐宋时期,中状元四人,举人一百一十六人,有“状元之乡”美誉。上天把如此美妙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降至一处,真叫人慕,又令人嫉。

闲来无事,几个铁哥们约我去一个朋友家玩,我欣然应允。

坐上出租车,一路说笑着一盏茶的时间就到了。朋友早已候在家门口。握手、递烟、上茶,没有任何客套,我们便进入了实质,打牌的打牌,看电视的看电视,聊天的聊天……

我是书虫,朋友家拥有专门的书房,我自然不愿错过一睹他书房的机会。古代经典、外国名著、现代报刊……在各种各样摆放整整齐齐的书中,我突然眼睛一亮,发现书架的角落里搁着一本“书”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一个玛丽牌日记本,封面上写着“心情”两个字,远看像极了书。

我如获至宝地把“心情”抽出来,却不料本子侧面被一把小锁锁住了,怅然之余,我暗暗责怪朋友对人不该这样设防。但一会儿我就想开了,朋友这样做或许他有他的理由。我虽然与他关系甚笃,无奈他为人一向沉默,不轻易向人袒露心迹,所以沟通并不多。记得一次酒后,我私下问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是什么?他淡淡地一笑说他的心情有点复杂,不便跟我多讲,而他最担心的还是怕与我说了心里

## 川行

## 散记

■饶启煌(咸安)

留恋阆中,是因为他高雅的城市品质。阆中人口八十余万,是一个发展中的县级市。尽管经济不十分发达,但城市规划、建设、绿化以及公共设施大气、雅致、超前,有艺术品味。更让人由衷感叹的是,在如此浮燥的岁月,古城没有一点急功近利的痕迹,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了充分的保护。阆中的古风古韵,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怀旧、乡愁、追梦之情。

展望阆中,是因为他有美好的发展前景。康美药业等一大批上市企业慕名落户,古文化和秀美的风光,更是这块宝地旅游经济发展的栋梁,今年国庆游客达八十余万。现在高速连通,新建机场一年后通航,蜀道难将成为永久的历史。

此次四川之行,峨眉山也是要去的重要地方。五日中午从乐山出发,约一小时到达峨眉山景区,住进了一家“根艺农庄”。老板业余玩“根艺”,农庄小院、厅堂、走廊、楼梯间

休息台,全摆放大小不同,姿态各异的根艺品,让人悦目赏心。

下午,我们抄小道徒步到了万年寺。在普贤菩萨圣殿,跪拜上香,祈祷平安。不登金顶,就等于没到峨眉山。六日早晨,我们自驾四十分钟,又坐五十分钟大巴,一路上雨时雾,勿阴勿阳,冷热无常,真是“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啊。大巴吃力迂回着在山上爬行,摇晃得老人小孩心慌。下车后毛毛细雨,寒风削面,我们沿台阶而上,约一点五公里后坐索道到达金顶。

金顶,宛如天上人间。这里艳阳高照,场地开阔,云雾缭绕,人声鼎沸;这里两排白象,十面普贤,万盏明灯,香乐高歌;这里巍巍金殿,神圣庄严,阳光普照,金碧辉煌。松叶,倒挂着晶莹的水珠;金佛,放射出耀眼的光芒;蓝天飘着云雾若隐若现。几个藏民三步一跪,五步一拜,围绕普贤菩萨匍匐一圈。那种虔诚,引无数人围观。

金顶,多么令人神往的圣地!多少人寄情,多少人言志,多少人还愿。有的人脚踏实地,稳步登攀,朝行暮至;有的人车索滑竿,谈笑风生,轻盈直上。相比之下,我们也算走了捷径,图了轻松,然而却脱了一层皮。普贤菩萨以智导行,以行证智。晚生们啊!自然界的金顶尚如此,人生中的金顶又该何为呢!

把心里所想的都写进了日记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把它锁住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朋友又是呵呵一笑地说:“我不仅仅给日记上了锁,还把钥匙故意毁坏了,你不知道我之所以拥有这么多朋友,就是因为我不轻易向人打开我的心情。我是一个凡人,心里难免有许多自私、卑鄙的想法,我不想让别人知道,而是通过时间慢慢把这些过滤了。”

我一下子释然了,朋友怕跟人谈心里的隐秘,原来是有苦衷,怕别人受不了他“心情”的冲击,怕失去已经建立起来的难得的友谊,我一下子觉得朋友是如此的明智。是呀,谁的心里就没有一点灰尘呢?我们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心上一把锁,在该锁的时候锁住、该打开的时候打开呢?

我想,在若干年后再将一些“心情”打开,那时候,是非、恩怨、得失,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
想到这里,我觉得“心情”在手中一下子沉重了许多,我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原处,其实,不用打开,我就已经看到了朋友的心,那里面装的是满满的真诚。

## 茶话·酒话

■陈敬黎(咸安)

风雨桥上可以喝茶,亦可以吃酒。

喝茶时扯白,喝酒时扯蛋。只是桥上无风无雨时要扯得开些,闹些,这风雨二字便是天下风云起落,世上英雄沉浮的注解。

茶性柔,温润如玉女。这性情肯定是沾染了茶娘肤香,顾盼者养目,品之者养心。

风雨桥上有好茶。那茶,头次冲泡,汤如雨中山色,绿浓红浅;又冲泡,汤似雨歇叶意,青翠欲滴;再冲泡,若雨后山峦,纵横五彩缤纷。正如伴我临窗夜听窗外秋风细雨,被廊檐上大红灯笼映红的茶娘,初看,绿浓红浅。特别是她左下巴那颗美人痣,宛若天上落入杯中之星辰,捧于掌心品之,不减茶味,观之,更益情意。看那红绿中似明又隐的肤色,我不敢问她嫁人了否,怕伤了自己的雅性,只愿她答我尚在闺中。我仅凭一厢情愿,看她无声无息地给我泡茶,对我含羞浅笑,与我轻言细语。喝了两杯她泡的茶,再看茶娘,更觉得她与茶共色,青翠欲滴。我很清楚,这是我对她有了情,这情并非要娶她为妻,日日侍茶左右,而是一种意念。正如赏画听曲,睁眼闭眼之间,怡情益志。男人对可心的女人,不想纳在怀中,那不叫汉子。三盅茶后,她已与我熟了,脸上也少了许多羞色。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嫁人与否?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,不抬头看我。这便是好女人,不住男人情伤处撒盐。我晓得她无声告诉我她已为人妇。再看我的茶娘,已如雨后山峦纵横横皆是景。

据说,世上好茶是处女用嘴含下树来的。那香,那绿,那红,都浸润着女儿味,叫大男人饮之如何不飘然物外。得一茶,一女,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不舍?

酒性烈,烈似汉子,可指点江山,亦可激扬文字。

风雨桥上有好酒。世人说酒壮英雄胆。我看不见得,酒其实壮的是憨人胆。三五粗男人共一桌,酒女侍酒,不断酌满空杯。也许有女人梭来趋往,那酒杯便此起彼落。那些男人先是礼尚往来,你来一杯,我去一杯,不久便搞手勒袖,吼声要震断桥梁。平时不敢说的话,此时有胆说了。天下再大的事,此时都是小事了。世上再狠的人,此时都趴其胯下了。他们已成千军万马之统帅,正在征战疆场,意下便是在表演给那酒女看,妄为者还对她动起手脚,吓得她躲之不及。几瓶好酒被他们喝得胡话连篇,浪费了酒意。

如果三五个墨客共一桌,情形就不一样了,温三两壶老酒,挑一美艳酒女侍奉,言语间多是诗文,喝到兴起处,便吟诗作对,以文助酒,吃得有滋有味。好色者只拿眼角瞟酒女,拿言语挑逗,绝不动手辱没斯文,到似醉非醉了,有装醉者要酒女扶持,借势依在她怀里,讨些女人香。她也乐意让他依靠。男人与女人之间,就隔那层纸,不撕破才是高手。因此,历朝历代,也因为美女相待,这世上多了许多好诗文。

真正的英雄汉拿捏得住酒性,他的胆识从读书阅世中得来。酒,只是他们赴汤蹈火的壮行物,左右不了他的言行。男人征战天下,绝对不能靠酒壮胆,那要误江山。

无论风雨桥上夜夜茶话,日日酒话,情痴情散,酒醉酒醒,都是过眼云烟,风雨桥还是那风雨桥,但是,这些茶话酒话中辨明了个理:男人要征服自己喜欢的女人,要她心甘情愿地日日为你侍茶侍酒,夜夜侍寝,得征服天下,靠吹不行。女人是激发男人斗志的神物,只可供,不可毁。有人说好男人都毁于酒色,其实被酒色毁得了的绝对不是英雄人物。好马配好鞍,只愿天下好女人配英雄,让他们一个个驰骋天下,弄文舞墨,将这个人世打造成一个个日日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。